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孙宏开 主编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孙宏开 主编

回辉话

郑贻青 著



# 回 辉 话 研 究

郑贻青 著

11201.26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回辉话研究

郑贻青 著

|    |                          |    |                  |
|----|--------------------------|----|------------------|
| 出版 | 上海远东出版社                  | 印张 | 8.125            |
|    |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 插页 | 4                |
| 发行 | 上海远东出版社                  | 千字 | 186              |
|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版次 |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
| 印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 印次 |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 |
| 开本 | 850×1168 1/32            | 印数 | 1—300            |

ISBN 7-80613-372-0 / H·79

定价: 25.00 元

## 序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此从 50 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现了不少新的语言。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成果，曾作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于 1980~1987 年正式出版。

8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促进了民族语文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也为民族语文研究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机遇。在此期间，民族语文研究者深入边疆、山区、海岛，又陆续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往往不为人们注意，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尤其是一些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急需抓紧时间调查，以保存这些可贵的语言资料。为此，我们从 1992 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机构的支持下，对这些语言逐个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经取得了

一批研究成果,并决定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

我们认为,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编辑出版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远东出版社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 审 委 员 会

1996 年 1 月

## 前 言

居住在海南省三亚市羊栏镇回辉村和回新村的回族一向使用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早在 1937 年德国学者史图博(H. Stübel)在柏林出版的《海南岛的黎族》(Die Li-Stämme der Insel Hainan)一书中曾经提到过,但是在国内知道的人很少。1956 年我们在海南岛崖县调查黎语方言时,发现这里的回族除了使用汉语(近似当地的“军话”即西南官话)之外,在他们内部还使用一种另外的语言。由于当时忙于黎语方言的调查,无暇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只作了大概的了解,记录了少量的词语,留待日后作详细调查。1981 年春,我和欧阳觉亚两人专程来到崖县羊栏区,对这里的回族所使用的语言进行详细的考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我们记录了 3000 个常用词和 300 多个单句,还记录了一些传说和故事。在工作过程中,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统战部的蒲玉龙同志也为我们录了音,记录了回辉话句子 300 多句。当年我写了一篇报导,题为《海南岛崖县的回族及其语言》(《民族研究》1981 年第 6 期),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后来我和欧阳觉亚又发表了《海南岛崖县回族的回辉话》(《民族语文》1983 年第 1 期),进一步介绍这种语言。由于当时缺乏足够的占语支语言的材料,无法把它与占语支语言进行比较,只从类型上把它与汉藏语系语言相比,认为它与壮侗语族语言相似而与占语不同。1984 年以后,我们看到了《拉德-英词典》(J. A. THARP 和 Y-Bham Buonya 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80 年),经过对比,可以明确看

出,回辉话与占语支的拉德语有密切的关系。后来我在《再谈回辉话的地位问题》(《民族语文》1986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由于三亚回族人离开他们原居地过于久远,语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回辉话是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占语支里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语言。1984年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到回辉村作语言使用情况抽样调查,趁便又对回辉话作了一些补充和核对工作。1986年我又来到回辉村核对部分材料。1994年底,趁欧阳觉亚和杨清到海南省东方县调查村话之便,委托他们代为核对一次回辉话音系及录制一些话语材料。这次是请蒲宗礼先生协助记录的,根据他的发音,对原来的音系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在50年代初期,崖县(今三亚)回族只有1000多人,回辉村和回新村附近都是使用几种汉语方言和黎语的农村。回族大多数成年人都同时兼通两种以上的汉语方言或黎语。尽管在汉语长期的影响和诱发下,回辉话在类型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无声调双音节为主的语言变为有声调单音节为主的语言,但仍然顽强地留存下来了,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这里的回族所使用的汉语,一般人认为是“军话”,但与崖城军话或东方县八所军话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外,回辉话来自哪一种语言?据说与占语比较接近。如果它来自占语,把它与占语作一些比较,一定能够显示出一些问题。

本书除了对回辉话进行全面的描写以外,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也作一些初步的分析研究,由于水平和材料所限,不一定说得很透彻,但至少对每个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不妥之处祈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作 者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论.....           | 1   |
| 第一节 历史和现状.....        | 1   |
| 第二节 语言使用情况 .....      | 14  |
| 第二章 语音 .....          | 19  |
| 第一节 回辉话的语音系统 .....    | 19  |
| 第二节 回辉话中的汉语借词读音 ..... | 25  |
| 第三节 回辉话声调的形成与发展 ..... | 35  |
| 附 声韵配合表 .....         | 43  |
| 第三章 词汇 .....          | 50  |
| 第一节 词汇的一般特点 .....     | 50  |
| 第二节 构词方式 .....        | 63  |
| 第四章 语法 .....          | 67  |
| 第一节 词类 .....          | 67  |
| 第二节 句子成分 .....        | 92  |
| 第三节 句子的类型 .....       | 99  |
| 第四节 句子的几种语气.....      | 104 |

|                     |     |
|---------------------|-----|
| 第五章 回辉话的系属问题·····   | 107 |
| 第一节 回辉话与侗台语的比较····· | 107 |
| 第二节 回辉话与占语支的比较····· | 110 |
| 附录一 词汇材料·····       | 134 |
| 附录二 成篇材料·····       | 224 |
| 主要参考文献·····         | 248 |
| 后 记·····            | 250 |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历史和现状

海南省的回族 据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有 4143 人,居住在三亚市 主要在羊栏镇回辉村和回新村 的有 3849 人 其余居住在岛内其他各县市。1990 年的人口普查,海南省的回族为 5695 人,按比例推算,三亚市的回族估计约 5000 余人 居住在回辉、回新两个村的约有 5000 人左右。

关于回族的来源,据当地老人介绍,相传祖辈最早居住在马来西亚,后来漂泊到越南南部定居,从事渔业。一次遇台风,有几只船被吹到海南岛崖县一带海岸,其中一只船翻了,一只漂到田独一带的海面,一只漂到三亚附近,一只漂到崖城海面。在田独的后来迁到儋县定居;在三亚的看到当地生活环境好,就住下来了;在崖城的那部分人开始在那里住下,后来也迁到三亚,与这里的人合在一起。关于三亚回族的来历,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据明万历《琼州府志》卷三的记载:“乃宋元间 因乱挈家驾舟而来 散泊海岸 谓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方二姓 不食豕肉 家不供祖先 共设佛堂 念经礼拜……。”《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记载:“崖州……番俗本占城人 宋元间因乱挈家而来 散泊海岸 谓之番村、番浦 今编户人所三亚,皆其种类也……。不与民俗为婚,人亦无与婚者。”

《崖州志》卷一记载:“番民本占城回教人 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 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 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初本姓蒲,今

多改易 不食豕肉 不供祖先 不祀诸神 惟建清真寺。白衣白帽，念经礼拜，信守其教，至死不移。吉凶疾病，亦必聚群念经。有能西至天方 拜教祖寺塋 归者群艳为荣。……捕鱼办课 广植生产。婚不忌同姓 惟忌同族。不与汉人为婚 人亦无与婚者。”《宋史》和《明宪宗实录》谈得更具体，《宋史·占城传》：“雍熙三年（986年），其王刘继宗遣李朝仙来贡。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趾所逼 率其族百口来附。”《宋会要·番夷四》：“端拱元年（988年）十一月 广州又言 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人来附。”《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十一月]癸丑 巡按广东察御史徐同爱等奏：‘占城国王子古来攻杀交趾所置伪王提婆荅，交趾怒，举兵压之境，必欲得生提婆荅。古来惧，率王妃王孙及部落千余人 载方物至广东崖州 欲赴诉于朝。’事下礼部复议。上曰：‘古来以残败余息，间关万里，提携眷属投附中国，情可矜悯，其令总兵、镇守、巡抚等官加意抚恤 量与廩饩 从宜安置 毋致冻馁 仍严密关防之。’”又《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六：“[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辛酉]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滂往广东谕占城国王古来。总督两广军务右副都御史宋旻等奏：‘古来在崖州 坚欲入朝 赴诉交趾侵虐之害。且言其所还州县 皆荒僻凋弊之区。’事下兵部复议 谓古来辞与安南国前所奏者不同，命多官集议。于是英国公张懋兵部右侍郎何琮等议，以为两国事难遥度，宜遣大臣一人往犒古来，且谕之云：‘朝廷悯尔委国远来 劳于跋涉 其勿入朝 恐久暴露于外 占据者渐有固志 客处者各怀异心 不如早归 以安国人。’仍移文安南，责以存亡继绝之义，若果非王意，宜遣使迎古来复其国以自解。诏可 遂命滂往。”

从以上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占城国和安南在唐宋时代与中国的关系是密切的。占城人移居海南岛远不止史书上所载的几批。他们来到海南岛以后，多散居在崖县沿海一带。现今这一

带还保留着许多冠以“番”字的地名。如三亚市东部藤桥东溪河入海处附近有个“番岭”，岭东还保留数十座古波斯式的墓群。藤桥区的龙海乡陵水湾岸边有一个“番园村”，村边有个古井叫“番人井”。三亚市西部的黄流西南十几里处有一个“番塘”。1981年4月，我们在回辉村调查时，发现清真寺前有一块石碑，碑高150厘米，宽55厘米，是立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正堂禁碑》。碑文约有600个字，所记的是崖州官府就回族人蒲儒嵩等与保平里徐翰圭等互控海面一案的判语。由于碑文有些地方模糊不清，没有将全文抄下。1987年我们曾看到了《广东民族研究通讯》总第11期黄怀兴的文章《三亚回族〈正堂禁碑〉及其历史价值初探》一文，附有拓片碑文，现将全文转录如下（标点符号为著者所加）

特授崖州正堂加二级纪锡四次许为恩准给碑模，以垂久远事。据土民蒲儒嵩、周贤盛、周之造、王仕伟、蒲相贤、蒲学嵩、蒲高仕、蒲弘仁、周元秀、蒲高贤、陈国傅、蒲锡嵩、蒲金玉、蒲春倚、蒲永发、蒲万谥等状呈前事，到州堂批准抄录判语勒碑在案。随查保平里徐翰圭三亚蒲儒嵩等互控海面一案，绿州属沿海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共载米五百八十四石二斗零，共纳征课银一百六十二两九钱零，近年所三亚里完银六十一两三钱零，保平里完银五十两六钱零，望楼里完银四十二两九钱零，其海面虽无界址而各里蛋户向来按照各埠采捕输纳，或有异邑小艇呈请给照顾在其处海面采捕，即帮照其处课粮该管现该完纳，相沿已久。兹保平里徐翰圭住居藤桥，欲将藤桥海面归贴保平，因以海面宽窄悬殊，具控前来庭讯之下。查保平、望楼二里载米二百五十石，黄流莺歌二湾分载米二十石，余按户征输，自深沟至黄流海面仅一百四十里，三亚里载米一百六十石内，于康

熙五十年间抽米饷于赤岭、琊琅等处仅米一十石余，亦按户征输，自红岭至崖陵交界赤岭海面共一百七十里，其番坊绝米已有燕菜足供输纳，若以东西海面米石相较，则西面米多海少，所以徐翰圭等有不平之鸣，但事已经久远，殊难纷更，仍着照旧分管在案。兹据该生等呈请给发碑模，前来合行勒石示谕。为此示谕各该蛋户人等知悉，嗣后务宜照各在本埠附近海面采捕，朝出暮归，不得多带米粮，违禁远出。或有异籍蛋户到境采捕，该埠长俱须查明呈请给照帮课，亦不得私行越界，强占纲步兹事。如敢抗违，许该埠长指名扭禀，按事究治，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初十日立

回族人把判语刻成碑，立于清真寺前。从这碑可以看出回族过去分散在崖县的大部分海岸，比现今的范围要宽。现在回族集中在回辉、回新两个自然村是后来的事。

德国民族学家史图博 (H. Stübel) 于 1931 年和 1932 年曾两次到海南岛调查黎族和其他民族，1937 年在柏林出版了一本《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Die Li-Stämme der Insel Hainan, Ein Beitrag zur Volkskunde Südchinas)，书中主要是对海南岛黎族实地考察的记录，其中有一节谈到海南岛三亚的“伊斯兰教徒”。

“自三亚港沿海岸平原向内陆方向仅约 5 公里的地方，坐落着三亚市，它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有趣的地方，因为此处居住着当地众多民族当中一个特别的种族，伊斯兰教徒的移民。这一情况，有关文献一再提到，例如希尔德和萨维纳也都在文章中记述过，萨维纳还访问过此地。我们曾于 1931 年两次从三亚港到三亚市进行了

长时间的访问。那里的房屋大部分已新建成现代风格的式样；街市被美丽的香蕉园所环绕；在它的附近有一个地方盛产一种在汉人中很有名的化石小蟹，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药材。

三亚市有四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其中最大的、位于西部的寺院里，我们受到了寺院中德高望重的毛拉（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和教师们非常友好的接待，他们用蛋糕和泡过甜汁的鸡蛋款待我们。据三亚港一位有名望的汉族商人说，这些伊斯兰教徒是乐于助人而友好的人，他们拥有土地 大部分都出租 除了围猎 他们还捕鱼 并拥有渔船。在三亚港总共有 400 户伊斯兰教徒 大约 2000 人。他们的村庄曾两次被烧。

这些伊斯兰教徒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属于狭窄的面部和窄而长的钩状鼻子的；另一种是鼻子不那么高挑但较宽而鼻梁凹陷 颧骨隆起比较突出的 后一种类型更为常见。通常他们的头盖骨是圆的 眼眶平坦 老人下巴上留着胡子 有些人的胡子是平直的 有些是卷曲的。那种长钩状鼻的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阿拉伯人种，而第二种则与中国北方伊斯兰教徒中常见的类型完全相同。我也曾在三亚市见到过一位来自广西桂林的老伊斯兰学者 与西方伊斯兰教寺院有联系的学校的教师 和另一位在湖南长大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二人也都属于后一种类型。

他们的服装，无论男女都与汉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那里的老年男子经常留着引人注目的胡须，并且到处还可以见到男人戴着“非斯帽”。去麦加朝拜的伊斯兰教徒留着长须，戴着流行的非斯头巾。在他们当中受过教

育的人能讲很好的官话；但其他人则讲一种很特殊的方言。其数词大部分来源于马来语，而除此之外似乎找不到任何来自马来语的标志。孩子们在学校也学阿拉伯文字。

伊斯兰教的寺院并不很大，但很美、很洁净，而且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是汉式建筑风格。三亚市的伊斯兰教徒是“什叶派”他们与广州市 特别是那里的光塔寺的伊斯兰教徒保持着联系。我看到过许多去麦加朝拜的伊斯兰教徒；据说每年都有一些村民去麦加朝圣。虽然那里的伊斯兰教徒很殷勤地招待了我，并很乐意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是却不允许我参观他们的寺院，也不准我碰一下寺院中那本很干净、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古兰经。

虽然那里的人向我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与其他民族的人相对立，但实际上他们是自我封闭的，同族人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在这个偏远的地方居住着一个从广西来的伊斯兰教徒和一个从湖南来的教师。他们向人们详细讲授有关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世界中所发生的大事件，并告诉我有关曾对云南的伊斯兰教徒进行无理追捕之事，但是反过来他们又是很和平安定的。这些是我在谈到一位伊斯兰教徒的领袖、也是我的一个来自山东的朋友马福祥的功绩和关于他在中央政府中的威望时被告知的。

很明显，这里的伊斯兰教徒不与信仰不同宗教的其他民族的人通婚。他们的墓穴都是由石头建成，而且全部位于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在三亚市逗留的短暂的日子里，可惜能收集到关

于那里伊斯兰教徒的传说太少了。据传闻，此地由于近年来遭到劫掠，大部分的家谱都遗失了。据人们告诉他们的祖先是在唐朝时从西域 新疆 来到中国 并在此发展起来的。据一个传说讲，他们从广东移居海南始于宋朝。而另一个传说则说早在 400 年前他们在前往安南的路上在海南岛靠岸。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1. 在这个小村落中同时存在着在人类学中两个不同类型的种族 其中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北方和土耳其斯坦的种族 另一个是来自阿拉伯的混血人种；2. 这些伊斯兰教徒之间讲着一种语言。在我们进一步了解关于三亚市伊斯兰教徒之前 人们想象不到 大陆的伊斯兰教徒与那些南方跨海而来的伊斯兰教徒在这里能如此融洽。在宋、元两个朝代，中国与近东的伊斯兰国家的贸易交往很是繁荣，沿中国的海岸线向上到杭州 有数目众多的、大规模的伊斯兰教徒商业移民区，其中也住有许多阿拉伯人。这些有着航海经验的伊斯兰教徒至少是由于偶尔的船只遇难而来到海南岛的，因为在岛的南海岸没有很好的港口作为船只的避难或是作暂时停泊之用。许多海南岛伊斯兰教徒的外貌，使人们很容易把他们同阿拉伯人的混血人种联系起来。”

近人岑家梧教授曾调查过三亚回族，并于 40 年代发表《三亚港的回教》(载《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介绍这里回族的情况。现将主要部分摘录于下：

“海南岛南端的三亚港 现有回教徒千余人 集族而居，俗称番村。有清真寺四处，至今尚行礼拜不衰。

三亚港回教的来源颇早。万历《琼州府志》卷三云：

‘其在外州者，乃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方二姓，不食豕肉，家不供祖先，共设佛堂，念经礼拜，其言语像貌与回回相似。今从民俗附版图采鱼办课。’蒲、方二姓及不食猪肉，都是回教徒的习惯，所谓共设佛堂，当指清真寺而言。回教徒究从何处驾舟而来？《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三八一云：‘崖州……番俗本占城人……。’占城即 Campa 或 Campapura，约当今越南南部的平定。桑原鹭藏氏根据宋史占城传记述入贡中国的使者中有莆诃散、蒲罗遏、蒲思马、忽宣等，乃断定他们都是占城的阿拉伯回教徒或受回教化的占城人。又据《五代会要》及《宋史》记述占城人的‘风俗衣服与大食相类’，乃考定占城与伊斯兰教当有若干关系。冯攸译桑原鹭藏：《唐宋元时代中西交通史》131~132页）。占城概多回教徒，则三亚回教来自占城，自属可信。……可推知崖州回教的传入时代在宋雍熙间。

现在三亚的回村，共建清真寺四座，俗称东、南、西、北四庙，形式与他处的清真寺相同。东庙的建筑年代较早，南庙建于嘉庆年间，西庙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庙建于乾隆年间。其人以蒲、哈、海、李、江、刘、陈等为姓。蒲、哈、海应为阿拉伯人来华后之姓，李、江以下的则系袭用汉姓。……三亚的回教徒到了乾隆年间，虽姓氏稍改，但其他一切习俗，俱不变更，且时有朝拜天方之举。

1942年间，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院曾派忽那将爱到三亚测量回教徒二十岁以上的成年男女共198人，皮色发色与琼崖一般汉人无异，但虹彩似褐色为多，淡褐色之淡色者少数（其报告见忽那将爱：《海南岛三亚港回